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六

佚名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嗚呼。吾讀少陵之詩。至此而嘆直道之難行也。夫直道非行遯之謂也。士君子生當斯世。

知不可爲避色避言隱居獨善是之謂遯世。乃若直道者則不必若是蓋以禮進以義退。栖栖皇皇載贄待聘思行義以達道。特毋從詭隨。毋由徑竇。無依附權要。無利己害人。是但守其直道而已。然以是求進者雖抱救時之策。曠世之才。忠君愛國之心。傾陽戀闕之義。而推轂無人。延譽罔効。黨護者旣忌其異己。徇私者又畏其攻訐。於是排擠互見。傾陷

中傷而信讒偏聽之君又安能出其特達之知以專其任用之實哉故栁下季三黜則惟直道之故少陵少時才高意廣不屑屑於營求一第及後來遊長安功名念切試考功上三大禮賦而僅得河西一尉改授率府功曹以致陷賊之餘奔赴行在遭際亂離之世妻子羅於饑莩出九死一生之地甫得拜官職居言路隨即放棄而猶以躋險不安去華遊

秦回視數十年來。一番求進之心。盡成畫餅。原厥所由亦惟直道故。無援引而多阻抑也。是以前此之詩皆汲汲干遇。而後此之詩則皆去國懷鄉之感。此二十首則自明其遊秦之由看他開口便說滿目悲生事是其所可悲之事不一而足。半生期許至此盡銷。一可悲也。遍歷艱辛都付流水。二可悲也。進既莫容退又無歸。三可悲也。干戈未息。骨肉遠離。

四可悲也。君國多難。忠孝莫解。五可悲也。邊塞淒涼。驚心鼓角。六可悲也。風雨淒其。秋陰短少。七可悲也。老驥伏櫪。壯志難忘。八可悲也。羈棲異地。送老何時。九可悲也。回憶鴛行。寒雲愁對。十可悲也。夫抱此多般愁苦。難以縷析。故以滿目二字概之。其後二十首中所觸發之事。悉由此生出。所謂籠蓋全篇之句也。而後承之曰我之來此秦州。豈得已哉。不

過因人而作此遠遊耳。夫丈夫之生於斯世。不出則處焉。有因人而作遊者。無如半生栖汲。破產無家。又遭戎馬亂離。兄弟拋散。田廬毀圮。竟至無可歸老之地。於是從頭計算。惟有二三良友。素所信爲急難相倚者。遠宦於蜀。不得不望之以爲投止。此來秦之故也。乃既已至秦。卽當入蜀。則度隴宜急急矣。而又遲遲吾行者。蓋以隴地難行。且所望之友。亦

安知其果可倚爲屏障否也。是以中懷懼怯。欲行而不行。及此秦隴之關。轉添愁思。浩蕩而無所止極耳。不觀此何時乎。俯而觀之。則水落魚龍夜矣。魚龍之水既落。則亦蟄伏而不躍矣。仰而觀之。則山空鳥鼠秋矣。鳥鼠之山既秋。則亦惟同穴而伏處矣。以此怯於行役之人。當此水落山秋之日。雖欲西征。而訪問烽火。則又嚴警戒塗。於是怯者愈怯。愁者

轉覺無愁。中心折服。寧暫淹留於此。而未敢
倉皇就道也。此第一首。是言來秦而暫止於
秦之故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
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清渭無情極。愁
時獨向東。
承上章言。此秦州豈我之所樂居者哉。考其
古蹟。不過爲隗囂所竊據之一邑耳。至今城

北之寺猶其所遺之宮闕也山門久生苔蘚

野殿空有丹青豈惟荒寂無人之境而亦非

山川名勝之鄉月無文明之照惟垂葉露而

已風無流傳之韻惟度溪雲而已風月已不

足取而况無情之至極者則莫若渭水之東

流滔滔不息而人乃不得與之俱東者其愁

絕寧有已時耶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

萬家馬騎朱汗落胡舞自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承上章言其古蹟如此而其風土則又有不可解者葢以圖經考之則同谷其所領縣而驛道通乎西域之流沙是邊地也故羌民雜處其本夷種而內附爲降虜者何啻千帳而本土之居民則僅有萬家夷民幾相半也是以夷固夷習而民亦習於夷人人便於騎馬

樂爲胡舞而年少之臨洮子來軍於此者亦莫不以習於夷習而自誇焉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承上言秦州既爲邊郡則川原欲夜之時其鼓角之聲何其悲也但聽其乘秋而發殷然動地而臨風而散高入於雲一片愁慘噍殺

之音。彌空密布。斯時也抱葉之寒蟬寂然無聲。而歸山之獨鳥不敢言遲。蓋以秋氣本肅。而又加之以禁夜之警。故惟有閉口深藏。全身遠害耳。顧邊郡之鼓角因防備戎虜宜然。何以萬方之聲息。大概如斯。其憑威肆餤。有甚焉者。則吾道之好爲忠言讜論以取戾於時者。何之而可哉。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

山長聞說眞龍種。猶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

立向蒼蒼。

承上章言吾道雖無所之而老驥終傷伏櫪。

即如此秦州本屬非子養馬之地汧渭之間。

水草豐美。大能蕃息是以南朝之使每歲攻

駒。由來有萬匹之强無奈喪亂以後馬皆陣

沒。今所餘者。徧山秋草之長而已。然而代不

絶才龍種自在。殘破之餘猶有驌驦其八者

惜乎其不遇伯樂。空谷終老。雖有哀鳴迴立、欲爲朝廷効死疆塲者。誰則爲之揚扢耶。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秦州之風土。既如上文所言矣、而今日所值之時事。則又有難言者。如城上之胡笳方奏、而山邊之漢節又歸。問其奉詔之由。則以防

河而調發士卒耳士既苦於本州防禦之役而又遣之遠戍他方無怪乎形骸之黑以是流離播越如鳥獸之不得止於其所勢必至於散亡稀絶矣夫此之往來不堪其苦者皆由於鄴城之圍未得成功而九節度之師潰而自散以致釜魚復逸遺孽再炎至於勞師遠役深堪痛恨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

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烟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要而論之秦州本以邊地孤城而處萬山之中外禦羌夷內保畿輔一重鎮也幸邇年無事風雲得以暫閒夜月安然臨照然亦未聞有蘇子卿之奉使無忝傅介子之立功異域者則是烟塵一望惟見衰颯之氣令人愁慘摧顏耳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承上言秦州本以控制西夷。是以漢朝張騫奉使尋源。乘槎直犯牛斗。皆由此路而往回。雖銀漢極遠。而道路既通。故宛馬至今來貢。奈何幽燕作亂。反使西人之子因向東征而盡。以致所存者惟餘衰弱之民。每暮聞羌笛

悲怨之吹。抑何哀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老夫有如此。不異在郊坰。

然則老夫之在今日。惟有滿目悲涼耳。乃強作徘徊消遣。而忽得此意外之喜。令人眼明者。則此臨池之好驛亭也。彼其叢篁低碧。高柳天青。幽事可稱稠疊。足供清賞矣。奈何徒

以酬往來之使閱盡喧呼擾攘之聲是大可惜也使此地而不作驛亭判爲老夫之所有則杜門謝客終日徜徉於水竹之間亦何異於隱處郊坰者乎而無如不可得也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臨池之亭既不可得而塞雨之繁則有增人

悲感者。每遇陰雨。雲氣布合。遠接崑崙。而涔涔不絕矣。於是渭水暴漲。其奔騰迅駛之狀。羌童喜而羣往觀之。西征之使客冒雨而向河源。不敢言瘁。至若雨中之烟火縈斜。則氈中之蒻糗糧粗足也。牛羊散落。則嶺上之村孳息各備也。而淹留於此者。旣不能如羌童之不識不知。又不能如使客之載脂載秣。而晨炊不爨。四壁蕭然。惟有閉門偃臥。與一庭

秋草共此寂寥而已。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黄鵠翅垂雨。蒼鷹飢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

承上言惟雨之故。是以蕭蕭者古塞冷也。漠漠者秋雲低也。而淹留於此者。不能奮飛而去。如黄鵠之翅。爲雨溼而垂。雖有冲天之志胡益焉。不能自餬其口。如蒼鷹之飢。惟泥是

喙雖有搏擊之能胡提焉且非獨飢櫝之苦而已也彼蔚門安史之亂未除回紇之和親又敗則西北並在多虞而使衰老書生之耳厭聽鼓鼙兵革之聲更何以爲情耶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俯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

言既淹留於此而滿目生悲亦嘗求所以自

解或者某山某水可以暫適吾懷乎乃以山言之則有南郭寺矣以水言之則有北流泉矣寺雖不古而空庭之中得一老樹支離兀奡有不屈之節水雖不遠而一邑之內僅號清渠澄空淨澈無汙濁之渟秋花豔豔依於危石之底晚景遲回欹於卧鐘之邊其可玩之景若此而以返觀身世則俯仰之間皆成感觸老樹何爲而僅在空庭不付以棟梁之

任清渠何爲而僅傳一邑不極其浩蕩之觀秋花何爲而危石底岌岌乎有覆壓之憂晚景何爲而臥鐘邊忽忽焉居廢棄之地身世如此其可悲孰甚故溪山之風似爲之颯然而長鳴也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承上言山水之間猶有可訪爲居止者時有人傳說東柯一谷其中深藏數十人家甚爲幽邃家家屋上皆在藤蘿蒼翠之中處處溪沙皆有叢篁掩映之趣且地雖瘦而偏宜種粟坡向陽而可以種瓜若是則卜築其間可以遯世如武陵源矣及此船人之來報急往圖之但恐仙路易迷失却桃花之蹊徑則無問津之處耳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眞傳。近接西南境。常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東柯而外。則又有仇池穴者。自古傳為福地。而潛通小有之天。時有神魚出為靈異。今雖不見。而福地則仍然如故也。且近接此州之境西南。不過數十里之遙。其中之丘壑有名泉十九。吾心常係懷於此。何時得遂吾願。而

於其中結一茅屋以送老耶。夫少陵非出世人。不過聊作此語以自遣耳。非其真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

承上言當亂離之世。久宜效管幼安泛海而去。乃悠悠不決。遂至常混跡於兵馬之間。今來秦州。當此秋暮塞門之內。惟見風高落木。

且困處於客舍之中。常遭陰雨。可謂日暮途窮。然而不作阮籍之哭。願效龎公之隱。則東柯妙境。可以遂吾疏懶之性而終老矣。何嫌於鬢毛之斑乎。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捲片雲。野人矜絕險。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且所謂東柯者。不僅可爲隱居之地也。蓋崖

谷絶佳。不與衆峯爲伍。其林木森蔚。爲棲鳥所歸。故落日時若爲之邀。而借隱者可往矣。山川清迴。雲氣常遮。故晴明時亦爲舒卷。是與塵世隔斷矣。其地幽僻。野人所矜爲險絶。不欲與凡俗相通者。我則適獲於心。會當與之平分其水竹。且將託採藥以爲名。入而不返。老於此鄉。惟恐外人知之。雖在童稚。亦不告之以所往之處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檐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鸜鵒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東柯之結廬未易得。而目前之陰雨且難調。當此秋陰易夕之時。晨光莫辨。惟有亂雨淋幔。低雲度墻。偪仄之至矣。而鸜鵒蚯蚓。一派陰類。都來欺人。窺井上堂。絕無忌憚。竟成一片汙濁世界。試看門前惟餘百草之長。豈猶

有衣冠之族乘一車兩馬過而相問者耶。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
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
得近天威。
此與下一節則又有感於時事言我居此淹
留者本出於暫無如日月忽其不淹則又已
秋將盡矣而作客者仍然未得所歸也但見
塞雲不斷變幻多端清平無時也邊日無光

政令不行。拓清何望也。是以見烽火而知警急之常。報聽傳聞而驚羽檄之頻飛。所可慮者。西戎本已和親於我朝。為外甥之國。兩京收復。頗賴其力。今又怨為奸人所疑釁。致有敗盟之事。竟欲稱兵以犯天威。其故何耶。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此承上文言西北之亂未寧朝廷當以用人爲急也是時郭汾陽爲魚朝恩所譖詔還京師大失人望篇中所言飛將蓋指郭公而言也

唐堯眞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

上文方關心朝政而此乃急自儆曰夫我又

何多言耶。我方以言獲罪而放出。胡又呶呶不已。抑何不自戢之甚耶。方今天子旣已明聖。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仁賢。爾一野老。何所知識。乃敢議論軍國以取罪戾耶。惟當閉門曬藥以防老疾可耳。欲觀藏書乎。則禹穴洞悉圖經。欲讀遊記乎。則仇池近爲福地。此等山川皆可借鷦鷯之一枝以終老。幸寄語在廷之臣。鷙行之舊知我無往而復返之意。

庶乎其可以相忘於無事矣。而不然者。吾未知其死所也。二十首一線穿成。總完得首句滿目悲生事。或在於身。或在於世。或在於身世之交。而波瀾壯濶。氣格雄渾。聲調鏗鈜。色澤瓌麗。在集中尤爲弘鉅之作。五言長城。當推爲千古絶調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

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
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
老杜生平詩自去華適秦以後爲之一變蓋
前此雖遭遇抑塞而求進傾陽之志不衰故
每以不遇爲悲雖時作曠達之語而非其眞
也惟至此拜官之後不能酬其所願而決意
棄官則以山林爲樂雖時作關切君國之想
而亦非從前勃鬱不釋之忱悃矣茲遺興五

首純是極意高尙不復掉頭返顧而以希冀進用者爲多事此固其因時見幾之明哲使然非有他也此第一首言士君子遭時不偶而潛名遯處如蟄龍三冬臥也高翔遠舉如老鶴萬里心也夫豈自今日而始然哉蓋自昔時賢俊人已覩此矣所苦者本以遠害而或則如嵇叔夜竝不得其死或又如武鄉侯徒一有其知音其所遇雖不同而無所成就

則一也。蓋喬松雖爲棟梁之姿。而時當舍而勿用。則霜雪大幹。亦久久化爲枯林而已。可勝道哉。杜陵老翁。亦可以釋然而無憾矣。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言自昔隱遯之賢士。則又以龐德公爲第一。彼其與世相違。不但不入朝市。並州府亦未

曾入是以於襄陽耆舊之中而高處士之節者公更爲獨苦夫公豈空疎自文而眞無濟時之策者哉蓋知時不可爲故不欲爲網罟所得耳於是如鳥之投茂林魚之入深淵入山惟恐不深而舉家偕隱於鹿門彼劉表者焉得而取之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

其挂懷抱。

至若淵明雖同爲避俗之士，而其於出處之大道，尚有所未達何者。蓋君子於世，只有兩途，得志則樂行其道，不得志則自樂其天，絕無所謂身家之豐嗇與後嗣之賢愚足以縈繞其心。今淵明戚戚於子孫之不賢，以挂懷抱，則其於道尚未能達也。夫淵明之地步儘高，而老杜猶以其挂懷子孫譏其不達於道。

則其棄官之後。浩然天空地濶。夫孰有戚戚於中者哉。此懷之所以遣而無悶於遯世也。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此言罷官而去。而無所縈縈於懷抱者。則賀監賢矣。在位而清狂。則未嘗以富貴爲念。及知時將危亂。而勢不可留。則上疏乞骸而歸。

以棲遲於山陰茅屋之中。與江海同其清涼。此其爽氣。豈今人之所能望見者哉。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嫩美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此言賀公而外。則有浩然。彼其絕意仕進。終老幽遐。是固未嘗一日錦衣晝行。適與衣短褐而即長夜者同其天才之高。能以少許勝

人多許何飽謝之足云乃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清江舊多美魚雨餘春有甘蔗無不可以樂飢吾嘗引領東南於暮雲深處如或見之惜乎其可望而不可即令人悲吒之感油然而生也於去官之後爲此遣興正具一副樂天無悶本領進則稷契退卽巢許此盤谷序之所云大丈夫也至若求田問舍兒女情深皆不足以挂其齒頰矣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古人作文皆以自寫其胸中之奇或於已身之所歷其奇闢有不可不紀述者或於中心之有所感觸而咏歎之者或於時事之所見聞爲之興歌以美刺之者是皆隨題著見而

若於興已無干涉之事而懸空擬一物以賦之則自禽魚花鳥服物器用以至於人事必極其心摹手追之能以躊躇滿志而後快則若咏馬咏古蹟咏史皆是而此前後出塞則尤其淋漓盡致者也蓋老杜非從軍之人亦無出塞之事而篇中之所言皆懸擬而出之者看他前九首便是一位努力從王之人而以功成不居終之後五首便是一位意氣豪

上之人而以大節不奪終之夫出塞之士何慮萬計而如所咏者恐無一二則是老杜借此題以摹寫出兩般忠義之士可歌可咏可法可傳以寓其願慕之所在也此前第一首從不得已處說言出塞原非樂事去鄉里而赴交河嬰禍羅而絕父母總由於公家之程期廹而君王之喜開邊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旣斷男兒死

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揵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第一首是說出塞人行兵之事其間吞聲飲泣多是庸碌之輩就中摹寫出一位壯士來從悲生壯言出門既久離鄉日遠同行之人不無互相恩怨之事而忼慨自命者早已昂然自異不屑與之爲伍而彼徒旅中亦遂望而生畏不敢欺之彼其自命者蓋謂旣已從

單則骨肉之恩已斷豈復爲兒女子情耶死生亦且置之度外矣於是逞其壯健之身手而走馬脫轡可以挑靑絲提下高岡仍能俯攀旗也凡馬下岡時則怯弱者必仰踞鞍上防其墜也今能仍作俯身攀旗之狀其趫捷爲何如乎夫悲旣生壯壯卽生勇人情之自然也然亦惟豪士能之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

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承上文而暢言之夫旣以壯生勇則志氣自然不凡而以身許國圖畫麟臺垂之不朽彼區區形骸之細自若土木戰死而速朽何足介意而又何傷手斷腸之可言哉看他忽設出磨刀傷手嗚咽斷腸一片悲涼中反襯出如許遠大胸襟眞是寫得壯士加一倍出色

誠非少陵不辦非蘇李所能及也。輕斷腸聲。蓋心緒久已壯往與悲傷一路乖錯不入。是故不因傷手與聽嗚咽而悲耳。解者謂不能不悲。則與輕字相反。何異楚咻耶。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承上章言士既以身許國則我之所得自主

者身也。而送徒者不知則以爲旣爲我長則

我身將以彼爲主。而不知其不勞於彼也。我

自生死不問。而惟向前以効忠於國耳。是以

路遇相識之人。附書與六親相決絕也。此章

只重一身字。凡嘗私者以身爲己有則違上

悖逆之事起矣。盡忠者以身爲君有則黨附

觀望之私絕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

盡闖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前四首言未到時事後五首則至塞外矣言自故里而出塞至於戍所已迢迢萬里餘矣而三軍之中苦樂不同以其所奉之差役有難易所分之汛地有平險且先至者多熟習而後來者多生疎故也在不忠順於其上者便易生怨望而壯士則視爲固然且並不以

此爲意而志惟在於立功異域斬樓蘭以報國恩耳但所見之胡騎千百成羣豈易取勝雖自顧材勇足以威敵無如初至邊方事權不屬直伏居人下爲一奴僕之賤何足以逞是功勳之立必俟積累之後而後可望豈此時所可言哉噫此壯士之所爲拊髀而歎也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

在多殺傷

承上言既欲立功而悲時地之卑下即當努力戎行以早出人頭地矣故當挽强弓弓强則易以穿札用長箭箭長始可以引滿射人射馬馬倒則人殲擒賊擒王王擒則賊散其强武如此然而安邊之道不僅在此蓋用武不以盡殺爲能王政本以開邊爲戒故殺人亦有限量立國在守邊疆苟能撥亂止戈而

制敵國之侵陵。即是安內攘外之正道。豈必窮兵黷武。而以多殺傷爲快哉。是其俊爽之性。既極强武。又知方畧。蓋到邊未久。即曉暢機宜若此。以此人而升之將帥之任。其爲邊方之屏翰。不啻金城千里也。奚疑矣。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此言征戍原以禦敵勝敵可以立勳此壯士之本懷也而又有大謬不然者則執我以畚鍤之役於是雨雪之時奉命驅馬而入高山夫何爲哉蓋陟危徑而抱塞石以築城耳天既極寒而抱石於層冰峨峨之間指欲凍而墜落且又不知此役何時可畢也但見浮雲暮向南行誠欲與之俱歸而時不可縱得可望而不可攀亦惟義命自安何敢怨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承上言執此役夫之勞雖無戰危之事然非壯士之所志也故不若單于一旦興師來寇我壘八馬之行風塵揚厲百里之間皆爲之昏暗而我則奮其忠勇揮我雄劍纔四五動耳其猛烈之氣足以辟易萬夫而彼軍已爲

我奔逃敗北矣．於是擄其名王以歸．繫其頸以獻於轅門．此亦可謂難堪之功．而絕不自爲矜誇．潛身而退．仍歸原隊以備行列．蓋其器量弘遠．氣節深沉．視此一勝之功．爲不足道．故不欲沾沾自喜．以要功而冒賞也．其有功而不伐．又有如此者．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鬬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

可鄰固窮

承上章言人至有功而不伐則豈徒智勇功名之士哉儼然聞道之君子矣乃無如其不居功而人即攘之以爲己有遂至十年之久而窮乏如故竟似未嘗有分寸功者夫彼其雄劒動而彼軍奔則豈眞無功者特以功爲他人所攘而貴苟得者已衆矣若復亦由一語以相爭論則與彼攘功者何異故切以爲

恥而羞與之雷同耳於是付之一歎曰鬬爭之事亦何常哉雖在中原當安史之亂亦所不免而又何怪其在狄與戎也丈夫生而桑蓬之志原在四方不負所學則亦已矣雖不蒙知錄而困窮以終老抑何觧乎看他九首一節深於一節初由悲而壯壯而勇勇而忠義知方以至於有功不伐羞與人同全是寫他一生本領便之從軍出塞便是這個樣子

便是這等人物。前九首如此。再看他後五首。

杜詩言志卷之六